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三十七編

冒險小說

澳洲歷

記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澳洲歷險記

第一節

余昔以童子抱殖民志。遠跡澳洲。迄今追溯。凡涉歷果多危險劬苦。然中亦儘有可驚可喜事。諸君少年。於修夜無聊時。余爲觀縷所歷。具足刺激腦筋。想樂爲引耳。惟余迴憶疇昔。則可絕命者。遭遇且不知凡幾。不圖至今日。據膝話前事。且軒軒大快心也。

諸君亦知澳洲在太平洋之南。地雖異巨島。實居大陸之一。爲英國領地。自隸屬後。民皆爭趨其地。事開墾。營農業。余有父執。亦往從事。余擬憑附之。以傭爲階。梯駸駸乎。將作斯地主。則必去故國。冒險作航海行。冀償素志。

自髫齡時存此念。至年十有六。卽一奮。附舟逕往。抵澳之西海森德太溫港。自英至此港。程以四匝月。幸海道安穩。旣至。則心大慰。登岸詣英國逆旅。旅主人出迓曰。子非顯禮君乎。曰。然。自英國來。曰。昨有一叟。詢君蹤跡。甚殷切。

余念甫抵此。鮮相識。烏有候余者。卽問主人。是人何狀。曰。狀亦似傭者。余亟命引之進。則一隻鬢斑白矣。皮衣帶。手持帽。余肅之入。曰。君非由栗米松君所來乎。曰。然。然事甚舛午。余驚曰。栗君無恙耶。叟蹙額曰。噫。栗爲余主人。已逝世矣。

余大愕曰。逝世耶。叟曰。怛化已逾月。余聞之。若置魚於陸。無幾微。生活意。卽問叟曰。君何氏。非特以此事來諗耶。曰。余氏臘姆甸。人皆稱余崎密老人。在主人所。爲傭工首。主人曾爲余道國有同學堂查白勝君之子。曰顯禮者。當至此習殖民術。主人故寡交游。知故人子將至。大喜。伺已久。余曰。然則栗君注余切。其彌留時。當必有書遺余。曰。主人以急疾歿。不及作遺書。其日主人偕余赴鄉。途行忽仆。急掖之。氣已抑抑不能屬地。僻無醫者。俄頃卽謝世。余爲昇家營葬事。其家事則一以委其友培克。余等傭其家者。皆爲辭出。主人年未衰。體夙健。不意遽遭此變。惟修短有數。亦無如何耳。

余此時腸若瀉湯然。意大憊。數年方寸中之希望。悉付諸流水。欲藉爲援引者。旣死。

餘無一面識。泊此異域。無所事。將爲勾食。奈何。曰。余特以粟君在此。故不憚跋涉。今若此。余將何以自存。叟曰。君倘挾貲來。則營田畜牧。何事不可爲。余曰。其如囊澀。曰。然則來日大難。子今幾何歲矣。余曰。年十有六。誠冲稚。第數年來。諸學。輒有聞見。未識有相當事。可經營否。曰。嘗有人。本孑然一身。甚寥落。不偶。越歲。居然爲小康家。人爭豔羨。特恐非君孩童輩。能成此事業也。

余曰。否否。亦在人爲耳。余必奮將以踐。余願。余言未終。而崎密忽以事去。余自維年雖幼。身軀差長大。誠知事有槃錯。第人當顛困時。慎勿畏難。退縮。以墮喪其志氣。余出時。二親慙慙勗勉。甯愀然不置抱耶。是夕以勞頓。卽就枕臥。

第二節

翌日起。朝食後。步於海濱。見所乘至之舟。復部署欲返。余思隻身孤寄。徬徨無倚。不若附以歸。意定。齒欲啓矣。急捫其舌。嗟乎。此言出。則夙志頓墜。放棄義務。其恥辱甯可湔耶。

此海岸。往來亦熙攘。余常流連竟日。忽水石叢雜間。有一少年據石垂綸。竿起似已得魚狀。余性酷嗜釣。卽藉草坐以觀。時魚已綴鈎上。少年取置諸簞。微顧余曰。顯禮君何早出。

余聞言詫甚。胡少年竟識余名。昨逆旅主人始覲面。卽呼余。是余名殆欲洋溢此海岸。非儕輩寂寂者比。不然。胡邂逅。卽致欽遲耶。卽曰。君胡從識余。

少年曰。余爲稅關書記。經由之舟客。名皆列冊。昨見有一童年甫十六。自英來此。意爲君。漫呼之。幸不失名。余曰。余此行甚失望。少年笑曰。君未遍歷。此間亦不乏娛賞處。卽深林叢薄。棘籬茅屋間。饒有野趣。令人欲舍百事。偃息其中。余雖陸陸俗塵。五斗頗欲得間。相羊以適己意。且藉得研求實業。則爲余道樹藝開墾諸事。甚繁複。言次。卽出時計。已至九句鐘。亟曰。余將往辦事。姑暫別。卽恩恩收釣具。余曰。余居某逆旅。君夕暇。幸左顧也。

余不意於異域中。得一快友。惜未詰其姓氏。余長日無憀甚。閒遊衢市。嚮夕。則遲少

年至。俄果翩然來。笑謂余曰。倥偬別去。甚思君。今用踐約。余大悅。談次。知其爲薩模邁斯氏。其人藹藹和厚。最親余。余曾遊於市。卽舉以相告。並述所以至此之由。異地寡氣類。旅橐儉。僅餘二十金。甚灼慮。薩模邁斯曰。姑小住。再爲策畫。余曰。不然。倘金盡。奈何。前崎密老人曾有言。孤子未始不可謀生。余思之。爛熟。總期得一從事。庶少資挹注。

薩模邁斯曰。君戚戚於遊資。居逆旅。大不易。不如客他所。曰。余舍逆旅。無可寄跡者。薩模邁斯曰。卽移余寓。無不可。亟料量。余當偕君返。噫。方旁皇。倥偬。心悵悵。然而我友。爲籌畫之良摯。如黑闇中得一光線。卽曰。辱厚意。惟有擾殊歎。曰。朝夕聚首。友朋樂耳。胡作世故言。

薩模邁斯卽促余勾當訖。與偕行。至其室。安置一切甚愜。適明日薩模邁斯出。余就其楮墨作書。上余父母。具道本末。惟有竭心奮力。矻矻冀達所志。不敢稍弛。書竟。復遊於市。躊躇以何事先爲著手。適崎密老人至。薩模邁斯亦返。相與槃談。旋散歸寢。

覺恍惚中已回故里。父見余有怒容。大叱曰。汝胡卽歸。無容汝地亟走。余愕悚而寤。此日余卽語薩模邁斯。擬出傭以資朝夕。有相當地否。曰。距此六十里許。有微旦者。治田業。家甚腆。余當執訊以爲介。亦較勝於無。或久與共。必有以益。若姑往何如。余毅然諾。立乞其作書。

薩模邁斯甚喜。曰。此行不事多資。行李中遴要。束爲二。置肩前後。庶望而知爲傭者。余急裝如言。甚帖妥。

此六十里途。皆荒蹊未闢。余將循以行。緣此得餬口。所幸異國得此益友。辱其指示。此特爲權輿耳。後或當償余夙願。未可知也。

第三節

余擬卽日行。薩模邁斯曰。姑緩。君航海久勞頓。路雖未遼闊。特荒徑多崎嶇。盍少紓徐。溯見君時一來復。首途亦未晚。

屆時早起。部署定。啓行。薩模邁斯送余出森德太溫市。澳洲居南半球。三月時。氣候

同炎夏。驕陽甚烈。草木灼欲枯。惟凌晨差涼爽。余不及與薩模邁斯談。卽忽忽走三四里許。未逢人。景亦無可留覽者。惟一片沙原。野童然無一枝可蔭。若已竭於樵采。初以爲此途未經開闢。必森林漫蔽。不意荒确若此。誠出意料外也。

至五里所。則景迥異。土漸沃。有草茁然。樹有稍見叢密者。若鸚鵡。若極樂鳥。皆鳴聲清。囀飛翔上下。甚嬌媚有致。袋鼠逐隊躍而出游。至是心爲之舒。行次覺體露汗。薩模邁斯珍重余曰。余本擬遠送。以前途杳渺無際。行與君別。願善自持。惟慎起居。以慰余望。薩模邁斯此言。若水之貫余耳。又曰。前行亦無至險者。約二十五里所。有小逆旅可憩。此行君必滿意。言次卽抗手與分張。余幾欲涕下。酸鼻不能語。惟握手答前行數十武。復相回顧。惓惓不已。迄今思之。覺林陰迤轉。兩帽影漸合。漸離此景。時往來心目間不能去也。

時日光線甚烈。余急行。途鮮往來者。惟見澳洲獨有之草木。若愛卡轄。及攸隔里者。彌望皆是。鳥若獸。至奇妙。初見甚可喜。玩旋觸目。纍纍亦生厭。諸公試思。殊方異域。

荒林絕漠。一十六齡童子。踽踽行。無相識者。能無喁喁。約行四句鐘時。遠聞鈴聲。瞥見羣馬放牧。心頓喜。漸近。則一小團焦。數人若牧者。正相聚午食。余前詣乞水飲。衆皆鬚髮鬍然。衣亦垢敝。而意若甚拳摯。卽應聲曰。有茗在。盪以奉余。余感甚。時渴欲死。飲之逾於甘露。又一人以鐵杖貫燒肉。謂余曰。盍啖之。余時腹殊餒。特弱於顏。又以其相遇厚。卽亦與坐共食。肉旋置裹於地。乍倚臥。卽酣比寤。則牧者共謂曰。已三句鐘半矣。君必投逆旅。尙有十六里許。宜早發。余曰。然。復乞茗一甌。卽與別上道。牧者自後呼曰。亟返。自此往復回來路矣。余熟視。始知誤。以樹景一色。故迷其向。時晚色上。度不能及逆旅。無從止宿。不得已復前。或涉崇坂。或高原。所見卉木均一狀。心茫茫然。更進疲甚。所荷物重。視前爲倍。索急劇。肩益不適。日已墜。路昏濛莫辨。欲再奮而足。若被椎擊。不能少遑。卽憊踣於地。適有老樹橫臥。余卽據其上。釋負。手摩足。及腰臂。擬於此露宿。夙未經此困。且聞人言。澳土多猛獸。及毒虵虺。兼野燒勢最猛。益凜凜。天驟寒。不得已集枯枝葉。出燧火爇之。相向稍溫煦。卽倦思睡。而吻焦灼甚。

欲求水。夜黑。且曠野。何由得。急不得合眼。惟仰視。天空數列星。燦燦久之。乃成寐。閱兩三句鐘許。聞獸嗥聲。卽躍起引耳。初以爲夢境。而聲顧隱隱若遠。若近。澳洲夙產山犬。至獷惡。疑其出搏食。余子身。則大危。擬復行。而格於深夜。卽復燕枯。枝以自壯。俄而嗥聲漸遠。不復聞。心稍泰。度天將曉。及重視。星睽睽然。實則夜甫半。風捲木葉。簌簌。心益滋疑懼。

不得已。復臥。而寐中似聞有無數囂動聲。漸逼。驚聽。似爲車馬音。而不聞人語。殊可怪。探首視。則篝火處。有馬三。曳車一。前進。余嚙口作聲。馬卽疑然立。而車中寂無人聲。余喜。卽踏輪上。比入。見中積巨囊若貯粟者。有人據其上臥。余卽呼之曰。亟起。馬欲逸。

在篝火光中。見車中人驟躍起。余一見。股幾欲栗。蓋貌極兇惡。面赤甚。而黝髮鬚。鬚若蝟毛。礫以余驚其寐。大怒。皆直豎。光若刃鋒之利。大呼曰。誰阻余馬者。亟來受死。出拳若海螺殼。然向余奮擊。

余躍下輪。即奔就林中匿。心急茫昧。中東西雜撞。而車中人實洪醉。易悲。舉鞭逐不舍。余步竭蹶。度彼馬速必死。其鞭下皇遽間出。急智即隱於路側。拾枯木俟。其近力扶馬背。馬負痛狂奔。彼亦驚力持。勒不及毒。余逕前馳去。余乃得免禍。

余回至篝火所。體愈憊。吻益燥。不可頃刻耐。體惶戰不能臥。忽聞有履聲。疑車中人復來尋仇。益恆懼。即繫其裹。沿林走匿。一大樹後諦視。見來者果車中人。易鞭以梃。目礫礫四覓。若欲甘心於余者。不見。則忿忿坐。余篝火處吸菸捲。既而步去。余此時大喜自慰。稍憩。則已黎明。余恐似昨迷徑。諦審方向。乃前行。

第四節

時余足已皸裂。而路多沙礫。履之痛入心腑。望逆旅尙杳。心旁皇靡已。且自昨午飲一甌水後。更無入口者。飢渴不可狀。旋聞雞喔喔鳴。余喜必近村落。即就雞鳴處行。俄見一舍。上揭招戶。尙闔。知爲逆旅矣。

余往叩戶。一婦出。蓬髮若初起者。余告以故。婦導入。余以渴甚。先求飲。婦引至貯水

所。余執瓢狂飲。婦爲駭然曰。渴乃爾。余曰。自昨日來。不得一滴水。且多困難。卽述宵中所遭事。婦曰。險哉。此車中人。名督摩赤鬼。昨自此食酒無算。酩酊中。復攜一額酒去。君遇彼。不遭其老拳。萬幸。余曰。何也。婦曰。君不知赤鬼醉時。不復省人事。視殺人若薤草芥耳。嘗於酒座大飲。至沈酣。卽拔刀。剗人肉大啖。不留口直一厲鬼耳。

余聞爲變色。幸得脫。卽命置行牀於室。當就朝食。婦曰。時未至六句鐘。神道尙未興。食尙須少俟。君姑就室小憩。余至室盥洗訖。倚裝臥。食設。呼余起。視之。尙有歐洲風味。婦引余與逆旅主人相見。以無他客。卽相與共食。余孤客於外。不意今日就食若團圓在家時。余腹枵甚。食益甘。殺至立盡。

食竟。主人突語余曰。君想今日少休。不欲出。卽欲出。余亦當阻止。因風驟猛。晚必有野燒者。余卽出戶望。見狂飈暴發。吼聲大作。橫捲木葉沙土。坌起昏然。不可辨。羣鳥駭飛。至入戶避。余亟入語主人曰。風猛不能行。惟有信宿稍間。主人曰。恐野燒將作。屬其室中人當留意。蓋每歲當此時。常有野燒。其禍爲至赫。

不數時。有二男子駭而狂馳至。色倉皇甚。曰。野燒已發矣。勢猛逼。余輩亟棄行李。避至此。語未已。黑煙驟塞。空際風益號怒。空氣盡熱。火炎炎漸邇。逆旅主人等羣囂亂。爭挈軍持及汲具。或青葉樹枝。以爲防禦。而火勢大熾。挾風力所向盡燃。林木及舍宇密處。勢益橫厲。惟聞拉雜摧燒聲。彷彿若潮流之漫溢。由地疾捲。當者卽仆。灼此二男子能脫身來。尙爲幸事。

風若助火。權力者林木遭燔。枯若炭。植煙勃如黑虬之怒。迸度逆旅。瞬息爲灰燼。余助主人以青枝拂飛焰。並潑水以護牆宇。出死力相援。俄而余手執之枝已燼無餘。主人婦以水竭。倉皇往汲。以樹枝交余手。余再前欲挾護。而後無繼者。突濃煙驟撲。余口鼻息不得出。氣遂噎。余體卽仰踣。

幸日漸高。日光綫力亦漸強。火受日勢亦稍稍殺。逆旅舍得無恙。余亦息漸舒。亟躍起。棄青枝。欲就逆旅主人言。瞥見衆面目皆焦灼。黧然非復人色。且煙刺喉。大咳。目爲火焰侵。盡赤禍雖紓。而當時則與火爲肉。薄之戰思之心悸。

時逆旅爲燼餘。主人感余死力援救。卽出皮廬。酒勞余等。余甫舉棧。以受煙逼。喉猶灼。酒驟進。輒嘔。亟趨井取水大飲。並數灌頂。頭目漸爽。

余擬出外取涼。而火威尙未渫。兼烈日曝逼。益燥熱不可忍。亟退入。而室中氣熱。如入竈突。體若煨薯然。至日漸西。炎氣散。始得進食。比就枕。以憊極立斲。

翌日寤。手足作楚尤甚。并骨節皆痠。目頽浮。艱於張視。撫摩久之。始獲起立。逆旅主人見相勞。屬余憩息。並宿食不取貲。俄體漸復。余復不耐安坐。與逆旅主人兒相笑逐。

明日午後。主人謂欲至距此十五里許勾當。卽邀余偕乘馬車去。余甚樂。卽附之行。而左右森林。無蔥蒨者。皆焦枯。且其杪尙有煙焰未熄。俄聞砉然大聲起。度爲巨木傾仆。以數千年至茂林樾。付之一炬。脫火由人起。厥罪尙勝誅乎。

行八里許。皆焦土。過此則野燒所不及。草木復芊。縣葱翠。時旣與主人偕。且車馳速。心至愜快。至日落時。見舍宇。主人邀余入室。則衆擁爐坐。或吸菸捲。或閱新聞紙。皆

役於主人者。相與讓坐甚慙至。衆知余拯火事。以余孤童出死力。捍巨災甚嘉。且敬。俄食寢亦並安帖。

第五節

余於夢中聞呼聲曰起起。日且杲杲出。寤而興。既朝食。主人卽就余別。余復荷裝行。約十里許。林漸稀。惟細草鋪原上。鳥鳴作異響。忽有拂拂然掠余首過。則爲一琴尾鳥。毛羽最映麗。前於動物院中曾見之。初以爲不知何鳥。至澳土輒變其形質。今日復見。知實有此種鳥也。

數步後。遇一叟牧羊拄杖。嶷嶷然。蠹其冠甚古。短髮髟髟垂耳。挈一犬。雜羊羣中。千來。余前脫帽致禮。詰以至微旦君所有幾里許。叟曰止五六里耳。君得毋道渴。盍詣余舍少休。即指蹶口作吹叫聲。羊卽莘莘隨之。去余亦與偕。且留食並邀宿。余以亟欲詣微旦。力却之。

行度一小阜。則景迥異。秩秩然皆耕隴。彌亘農舍遠近參錯。余知微旦居必在是。余

自顧急裝。狀復落拓。擬以夕往。蓋余在英國時。甚莊嚴。人亦爭體貌。以熱心殖民術。不憚遠涉。至面黧黑。衣裾涅塵。土復荷具。狀儕廝役。恐爲見者嗤也。且途聞微旦設農場。所以導人工作者。其間人麀聚。其待人未必厚。初至者。且無從得要領。念及此。復起。起不前。

薄暮。余思既不能復返。且歷艱險爲何事。即不得不前詣。惟冀得一安身處耳。抵門。則宇甚崇闕。余益顧而自慙。即擲呼鈴。俄一婢出。余詰主人在否。曰。在第。若須退。立他所。此間非可駐足者。言竟。復闔戶入。余思何無禮至此。又懼再剝啄。遭呵斥。惟有露宿一夕耳。方轉履間。忽有人自謬門出。曰。若爲誰。余曰。欲謁微旦君者。曰。余即微旦。若何事至。余曰。有書爲余介。即出薩模邁斯函。微旦見函。容頓覺溫藹。導余入。敢臧視。曰。顯禮君遠至。余不知有薩君書。致失迓。微旦之出。其由婢報告與否。未可知。而此婢在門。闌見主人接余殷至。色頗跼促。若深悔前孟浪者。余至是甚快意。及入室。更衣。秋飾。居然改觀。與微旦共食竟。微旦語余曰。君間關至此。欲習農業耶。

余曰。然性喜究齊民術。故特求庇。余年雖稚。體差壯。當可耐勞苦。微旦聞言。默若沈吟。然余不知其以何辭答。胸趨趨躍不已。

既而微旦曰。然則君挾貲幾許來。余赧然曰。余子身至。實不著一錢。微旦曰。此大難事。農場向例欲習業者。必歲入五百金。期以二載。否則不得入。余曰。必需若而貲。余前未聞悉。貿然來。今則奈何。微旦曰。此亦無可如何事。倘降而爲傭工。則永無希冀。必研究農學。卒業。庶有後望。故此事非可以率爾嘗也。

余至此。復大失望。不圖歷險厄重趼而至。乃得此羝羊觸藩之勢。誠知此段事。余於森德太溫港時。卽繭其足。亦不作此跋涉矣。

微旦曰。薩君亦未知農場規則。非知而不告。余倘爲君一人破規例。恐責言者且紛起。惟有爲君作他所安頓。庶不虛君此行。君姑少休。翌日當與君議。言竟卽出。余味其語。若死灰中少見星火之燃。是夕輾轉達旦。